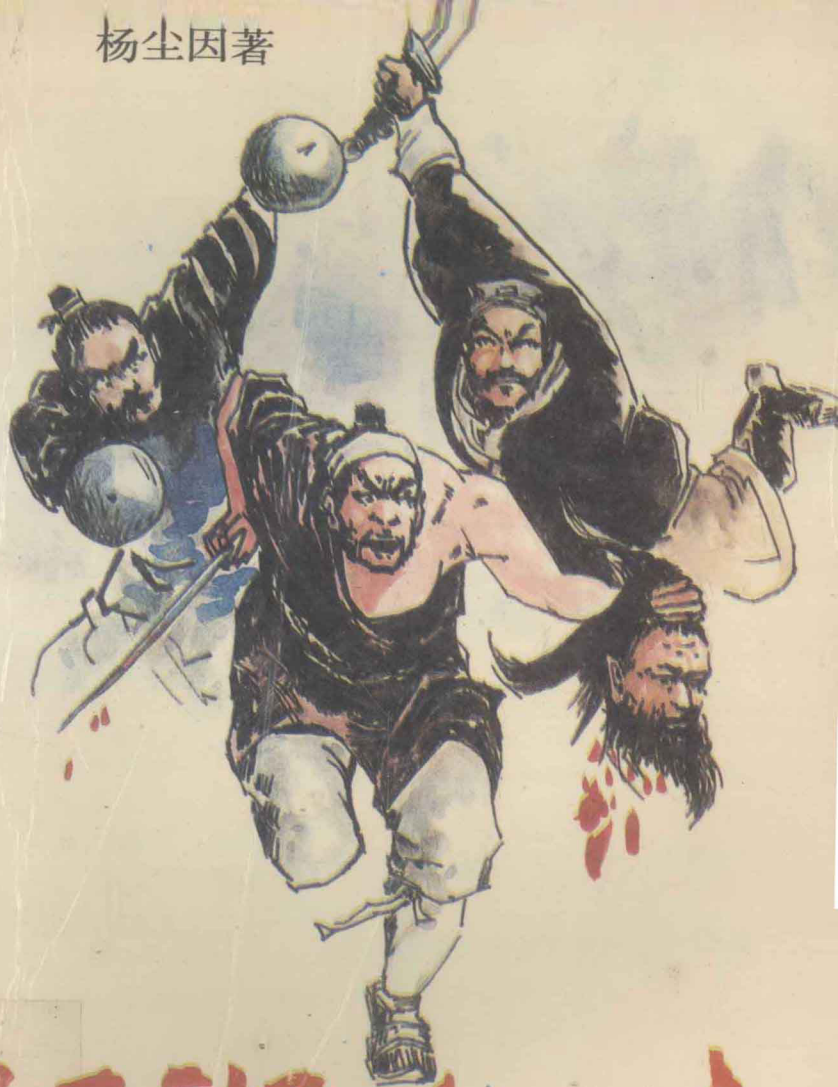


杨尘因著



江湖世四侠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第五十八回 马玄化苦语倡和平
余太元任性遭失败..... (635)
- 第五十九回 现真面目远道寻亲
充假官吏隔邻窥战..... (643)
- 第六十回 蓄阴谋中道杀同侪
逞私欲半途逼孤女..... (651)
- 第六十一回 闯室惊艳邪念复萌
落店养痾好梦入幻..... (658)
- 第六十二回 逞淫威同店遇冤家
报夙仇拦路击蠹贼..... (665)
- 第六十三回 诛淫凶且泄亡家恨
慕侠义强拜女贞师..... (672)
- 第六十四回 郭玉琼投师落黑店
黄岫云率妹探奇闻..... (680)
- 第六十五回 说狗斗母子谈战情
摆虎威师生陷贼窟..... (688)
- 第六十六回 飞粪桶黄岫云解危
开密室郭玉琼脱险..... (696)
- 第六十七回 双侠捕凶同陷密窟
孤女避祸又入贼巢..... (704)
- 第六十八回 诱上诱孤女受折磨
奇中奇诸侠大奋斗..... (712)
- 第六十九回 邓元姑半途识表兄
卢多儿避贼遇诸侠..... (720)

- 第七十回 女师生瞥眼忽分离
表姊妹当场开玩笑…………… (728)
- 第七十一回 一场欢聚各叙来源
数语惊心独身远走…………… (736)
- 第七十二回 众乡绅共谋解剧案
擒侠士分道议行程…………… (744)
- 第七十三回 三弱女连环拜三师
二健儿合力打二兽…………… (752)
- 第七十四回 寡妇孤儿迭遭大故
强兄健弟并立奇功…………… (760)
- 第七十五回 黑毛熊牝牡同殒命
白面郎兄弟庆重生…………… (768)
- 第七十六回 寻恶兽中道遇仇人
诉冤情半途逢侠士…………… (776)
- 第七十七回 当场破敌共释前仇
携手入都同谋异举…………… (784)
- 第七十八回 搜饭店吓诈绸缎商
探官闹戏盗珊瑚树…………… (792)
- 第七十九回 百尺楼二童遇二叟
九头鸟一弹换一刀…………… (800)
- 第八十回 周秀文高升店访仇
邱大福百顺斋结怨…………… (808)
- 第八十一回 夏小燕酒楼逢侠客
吴二秃饭店遇仇人…………… (816)
- 第八十二回 林家饭店二叟解围
姜氏牌坊五侠聚会…………… (824)
- 第八十三回 宝昌栈萧方宴诸侠

	宛平县邹雷探二雄·····	(832)
第八十四回	裴世勋仗义释二囚 顾凌霄飞拳击三霸·····	(840)
第八十五回	京市三霸报仇招辱 玄门诸侠扫恶除奸·····	(848)
第八十六回	诸侠客密走宛平县 女剑仙大闹乾清宫·····	(856)
第八十七回	怪和尚下山收孤女 贤太宁遣仆召群英·····	(864)
第八十八回	老辈英雄迭离尘世 玄门豪杰分走京华·····	(873)
第八十九回	数千里寻师遇怪物 十六年交友识异人·····	(882)
第九十回	借水行舟弃儒而贾 以官为贼学怪收魔·····	(891)
第九十一回	大敌逼来飘然飞去 小劫难度倏焉破机·····	(901)
第九十二回	禅室谈心隔墙有耳 高楼蹑迹越屋飞丸·····	(912)
第九十三回	闲磕牙茶楼说杀案 一席话衙役访英雄·····	(922)
第九十四回	明大义刀下救仇讎 施小技公堂鞠淫贼·····	(932)
第九十五回	遇异人深山历奇境 景前贤渡海觅扶余·····	(950)
第九十六回	悲禾黍矢志建新邦 御豺狼独力歼蠹役·····	(980)

第五十八回

马玄化苦语倡和平

余太元任性遭失败

话说马玄化听了智斌那番说话，急拦住郑虬道：“这桩事，俺也不能指斥周师兄无理，更非俺临场怕事。彼此握手言欢已经多日，一旦反目，就要拼个生死存亡，那好生恶死之心，谁人没有。诸位或可视我如仇，俺马玄化无论如何，却做不到的。今俺也不作多言，好在咱们皆无私怨，彼此若认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除却党会不谈，私情也可以交友的。倘能各自破除意见，合并向大道上走去，共谋国家大事，就使俺马玄化多多吃亏，损失这一身的令誉，向贵教如何低头，只求大家安全，俺也心甘情愿。否则道不同，木相为谋，各行其道，也没有必须强同的道理。天涯海角，道路甚宽，各不相犯罢了。又何必闹得一存一亡呢？俺只有两种意思，请诸位斟酌择从吧。倘若此外尚有什么意思，或妨碍彼此的利益，那就不是俺马玄化所敢说的了。”他说罢，仍旧站在一旁，不作声响。智斌听着，只冷笑了两声道：“咱们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俺已奉余教主之命，世界上既有八卦教，就不许再有玄门师弟与你等那伙狐群狗党。如今咱们在此相遇，这也是上天之命，你等死运当头了。咱们好歹出去较量吧。”马玄化仍笑着说道：“较量也不妨事，你们说话，须得要慎重些。”

一旁气得郑虬忍耐不住，便使了一个箭步直飞到殿外的广院之中，大声嚷道：“好小子！有骨头的，你等就赶着来吧。”这番话尚未住声，智文举着一支铁禅杖，智武舞动一柄戒刀，直扑到他的身边。各使了个饿虎扑食势，当头劈下。郑虬忙向后退了几步，他俩便扑了一个空。郑虬又使个蟒蛇出洞势，分开两臂，便与他俩交起手来。马玄化见郑虬跳出庭院，已与二僧交手，便也奋身出院，准备与智斌较量。要知智斌已一再败在马玄化手中，何常不知非彼敌手，怎么仍是那般强硬呢？原来智斌、智文往武昌府时，适值余太元、佟化二人，偕同他左右战将，三龙七虎之中的混天龙赵琅、闹海龙周人霸、追风虎韩大刚、扑云虎蒋琥四员猛将，都具有万夫不挡之勇。因得着汴梁城里左飞龙等伤败的消息，急派孙隆先回汴梁查堪真相。他本身就想偕随众人奔往应敌。复因那碧云庵就在汴梁城里，乃是玄门师弟势力范围之地。曼因又会聚许多党徒，准备应敌。倘若只去三五人，再败在他等手下，那真不易恢复声誉了。便命张翼虎、梅中柱，飞奔到总寨，提兵调将，一心要想去大举猛攻。谁知梅中柱才奉命回寨，智武又派齐公、郁灵奔来，密报马玄化、郑虬等住庵，以及郭、罗两案，并八卦教等现状，复因询问智斌、智文二僧对于马玄化、郑虬，应做若何对待？智斌、智文得着这个消息，又与余太元、佟化等，密议了一番，最后即派郁灵先行回寺，密嘱智武小心款待马、郑二人，不可轻慢，尤不可少露不良的形迹。至于郭、罗两案及八卦教分会等事，因马、郑二人既留在庵中，万万不能过问，至迟五七日，自有办法。郁灵奉命回寺，余太元又与智斌、智文等，讨论多时。最后方决定智斌、智文二僧先归，会集分会教徒，围杀马、郑二人之后，再邀集群众同往汴梁，直抄玄门兄弟的

窠巢，为左飞龙、姚光教等，报仇泄恨。计划既定，智斌、智文方赶回大觉寺。自与马、郑等把晤之后，便自抽空前往郭家堡，将那分会里八卦教徒集合，开了个秘密会议，约定专待余教主等进堡，再定大举。

光阴迅速，转眼已到给马、郑饯别的前一天。余太元、佟化偕同二龙、二虎四员大将进堡。仍旧住在长春店里。因此时，那长春店主许光昌，也在八卦教中受过教规了，彼此相见而后，照例地寒暄了一番。接谈围杀马、郑二人之事。所以当晚智斌以神箭飞射马玄化。马显其惊人之技以后，智斌仍不畏惧，非常强硬。正因他等身后大有人在，直延到三更将近，智斌右腕正被马玄化捉得发酸之际，瞥眼见殿角之左，已发现一条黑影儿，飞身而过。智斌量定必是余太元等，皆隐伏停当了，他越加胆壮起来。因此听着马玄化那片良言，好象东风之灌驴耳，直逼着要与马玄化分斗个雌雄。郑虬早已不能忍耐，便飞步抢出庭院，空拳赤手，就与智文、智武二僧交起手来，前文已早说明，不再赘述。

再说马玄化见智斌等那般强硬，也知他等必有准备，决非只凭他二三人，胆敢如此。但是郑虬已与智文、智武开始战争，不能再袖手旁观，也就向智斌冷笑道：“如此，老僧们就要领教了。”接一纵步，飞到庭院。智斌也接着飞纵出殿。那佛殿正门石阶之下，庭院之中，原本高架着一尊铁鼎，约五尺余高，四围广阔约丈许，巍然屹立，是一座焚香化纸的万年炉。适当马玄化之冲，马飞起一脚打去，接听“砰”然一声巨响，如山崩地裂。那一千五百余斤的万年炉，已被他打得歪倒在地。大众一眼看着，都大为吃惊。接着马玄化不惊不乱，便笑嘻嘻地举起右臂，捉住那万年炉的炉脚，高高举起，运转如飞，别有一种钢铁之声，被风扫得

“砰砰”作响。此时将智斌看得眼花缭乱，远远地站着发慌，不敢近前。他如智文、智武二僧，猛见马玄化这般神技，都不敢与郑虬恋战，手脚也有些作慌。马玄化便笑道：

“诸位的神技，可能一挡此鼎吗？五步之内，俺很愿诸位大师傅与俺在这鼎下，一为较量吧。”马玄化说声未毕，猛听寺外人声吵杂，如狂潮怒浪般，飞卷而来。此时郑虬已飞起一腿，将智文扫了一个饿狗扑食，跌倒尘埃。郑虬便抢一步，夺过他手中的铁禅杖，正要当头打下，智武忽挥戒刀向前敌住，智文急转起身，举杖接战，谁知他身后，猛冲出一条黑影，青脸獠牙，赤眉巨眼，狰狞可怕，大吃一惊。忽听那怪人骂道：“什么好汉，两人合战一人，也太不讲道理了。”挥刀砍来，智文急举铁杖迎格。接听“呛啷”一声，那只镔铁禅杖已被那怪人的宝刀砍成两截，并震得他两手的虎口，又酸又麻，飞步就想遁走。无奈那怪人紧追在后，只好拿着两截断柄的禅杖与那怪人对战起来。郑虬从旁看着，也很觉惊奇。那智斌、智武看此怪人，如从天外飞来，越加骇异。

再说智武与郑虬对战，已自觉非常吃力。今忽见敌人又横加这个帮手，更加心慌。幸喜寺外人声喧嚷，料定是援兵赶到，他便狠命地又抵挡着郑虬。智武这时也精神一振，正想冒死直扑马玄化，突听着“哗啦”一声，寺门双开，火光冲天。接见一伙扎靠少年，足有二三百人，各持刀枪棍棒，夹杂在火光闪烁之中，蜂拥而进。为首的四员大将，当头开路。那赵琅手持一柄鬼头刀；周人霸倒提两条百节鞭；韩大刚手捧一双镔铁铜；蒋琥举着两柄六角锤，怒目横眉，如恶虎般的模样，直奔进门。接着余太元头戴太乙冠，身披铜色道袍，足蹬云履，颊下蓄着五绺长须，身背着一个赤色葫

芦，手持一柄七星剑。佟化蓄着一部兜腮胡须，如余太元一般装扮，手持一对镔铁拐，与余太元并行而进。其余郭家堡的分会中八卦教徒，你扛一根锄头，他拖一根扁担，也有手持刀枪棍棒的，摇旗呐喊，都想拥进寺里来杀他个落花流水。谁知进门，骤见马玄化舞动那尊铁鼎，都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再看智斌等，形容狼狈，都暗称一声不妙。就是余太元、佟化二人看着，也各皱了几皱眉头，勉强向大众喝道：

“杀上去！”马玄化一见智斌等援兵已到，却并不稍微惊慌，便将两臂向上一举，顿时将那尊铁鼎抛掷空中，转溜溜地已高出屋脊。大众见他这般神力，唯怕那铁鼎落下压倒他等，急忙向后倒退几步，你退我挤，早已纷乱。再看那空中铁鼎，跌落下来，不偏不倚仍在马玄化的掌中，直立不动。大众见此，都无法向前。赵琅等挥动手中利器，转助智文、智武二僧，与郑虬及那怪人对战。余太元一见这般形状，却不好再舍近求远。便向马玄化大喝道：“谁来看你要戏法呀？有能耐，咱们大战三百合。这些儿小技算得什么？”马玄化只微微地笑道：“老僧只有这一套把戏，你等又何必客气。若能施法打破，岂不就拔去眼中钉吗？你等再不来破，那可就休怪老僧无礼了。”复又念了两声佛道：“本师释迦佛，无量佛，休怪弟子开杀戒了。”他说时，便狠命地将鼎向空中一仍，那鼎又飞转上升。大众此时已将他包围着。猛然见他扔鼎，余太元、佟化等，也都杂在人众之中倒退了半步。再看那鼎“砰”然落下，马玄化急闪一避，还有那些命该惨死的八卦教徒，一时躲避不及，便被那尊铁鼎从空中直压下来，砰然如打雷一般，早打得几人脑浆迸裂，骨碎如泥。大众见此，都乱作一团。玄化急趁敌众纷乱之中，他复

在一个教徒手中夺得两把扑刀，飞滚扑去，直如排山倒海一般，谁也抵挡不住。余太元见他扑来，也就挥动七星剑迎战上前，恰与马玄化打了个对手。一时那伙摇旗呐喊的教徒，除狂呼大嚷，执火提灯以外，别无他法可抵得住。今见马玄化舞动两柄扑刀，飞滚得如个云团直行而进。他等早已不战自退，各自闹个马倒人翻，险些那几员大将，反受他等所累。此时赵琅、周人霸协助智文与那怪人对战；韩大刚、蒋琥，协助智武与郑虬对战。佟化见余太元与马玄化只打了一个平手，他便舞动两柄镔铁拐，对马打来。那智斌本被马玄化舞起铁鼎，一时吓得不敢出手。今见大众打得热闹，他也舞起一把戒刀，在余、佟二人胁下，大打马玄化的冷拳。马玄化、郑虬等，忽见他等以众敌寡，三人围战，他等各自量力，虽然未必失败，但此等对待，若不别出奇兵，总觉有些吃力。急求战胜，恐怕不易奏效了。于是他俩都变动作战的计划。

那大觉寺的庭院，平日虽觉广阔，但是冲锋对垒起来，八卦教徒骤又有二三百人，似觉有些挥舞不开。他俩便变化战法，给他个乱舞梨花。那怪人也是一员猛将，见马、郑二人改变方针，他也就乱战起来。余太元见马玄化等以巧取胜，便知全恃武力不能奏功。他便一转身将背上的赤色葫芦取下，打开瓶口，忽见一股黑烟向天空直冲而上，顿觉半天扫来一阵怪风，一时天昏地暗，灯火失光。好象有许多神鬼似的兵卒，直奔而来，各向马等攻去。又另行透出一股腥臭气味。若非彼教徒嗅着，都觉有些儿头脑昏眩站立不住。马玄化一见，就知是八卦教中的一种妖术，名叫洒天网。他便笑道：“这些儿小技，也够得上使吗？”急将中指咬破，饱吸了一口鲜血，直向空中喷去。说也奇怪，他那一口鲜血喷

出，那一股腥臭难闻的黑气，即随之雾散云消。那空中什么牛鬼蛇神，都纷纷如线屑般落下。余太元一时大窘，正想再施第二种法术，只见佟化又将那阴阳子母弹直放出来，满想先打倒郑虬，或者那个怪人，砍去马玄化的左右两肾，就不怕他不俛首就擒了。接见一道白光闪出，那光焰之中，忽飞出一对白丸，形如鸽卵，直奔郑虬的双目打来。谁知郑虬已早准备，直待那两丸飞来，不惊不慌地扬手接住两丸，顺势回敬他一下，佟化一时手脚忙乱，他的额头角上“嘣”的两声，反被郑虬还击了两下。幸亏那回力少弱，不曾打得脑破头穿。然已被那两丸打得头脑发昏，说不出来的酸痛了。余太元一见叠施二术，都全失败了，他一时心性如火，才要使飞剑杀敌。谁知这一丝空闲之中，马玄化见那怪人御敌有些吃力，他便向韩大刚、赵琅、智文等三人右臂，轻轻点了两点。那如生龙活虎般的三员猛将，顿时翻了两翻白眼，各将手中的利器扔掉，呆呆地站着，好象木偶一样。余、佟二人一见，都暗自吃惊。急命左右教徒，将韩大刚等抢扶出阵，才算顾全着性命。余太元刚使飞剑，接听“噗噗”两声，又跳进两个黑影。余太元尚疑是他等援兵，正要发令继续作战。谁知那两个黑影同向周人霸、蒋琥扑来。马玄化一眼瞥见，只认得一人乃是黄泰的女儿黄岫云，那一人却不相识。但是既与黄岫云一同偕来，已料定必是一把助手了。他便大喝：“岫云姑娘！那敌已败，咱们快些儿收拾。”岫云猛听马玄化这几句话，越发地精神。倒是那些八卦教徒，猛听了这几句话，反都越加丧气。虽有余太元、佟化二人当头镇压，无奈军心已乱，各自都想逃生。即使玉皇大帝当头，一时也笼络不住。眼见东方业已发白，余、佟等知大势不易挽回，他俩便虚掩一手，各自逃遁。余如智斌、智武、周人霸、

蒋琬等，见王帅既遁，他等皆无心恋战。再如那伙被他等强迫登场的教徒，也都因此分头四窜。偌大一个大觉寺，瞬息之间，又闹了个鸟飞兔走啦。欲知马玄化对于这场恶战如何收拾，且待下回再续。

第五十九回

现真面目远道寻亲

充假官吏隔邻窥战

话说大觉寺那场恶战，余太元、佟化等，以及八卦教那伙教徒，蓦地分头四窜。东方天色却又渐渐明亮。郑虬与那怪人等，仍欲追击。马玄化急喊住道：“天色不早，咱们歇息一会吧。”郑虬便站住脚跟。再见那怪人等众，都要转身走去。马、郑二人都急忙拦住道：“你们又何必走去？”当时那三人之中，一少年因有一幅假面具蒙着他的面目，不辨他是何人。又一壮者，马、郑皆不认识。其余一人，马已认识她是黄泰女孩黄岫云，急向她笑道：“岫云姑娘，别人见外，你还见外客气吗？”黄岫云一笑便站住说道：“此地非久留之地，俺还得寻找祖父去呢。”郑虬笑道：“咱们也都要走开的，又何必急着这一时呀。”

郑虬方掉转脸询问那壮者的姓名。突见那戴假面具的怪人，顿时将那幅假面具脱却，“扑通”一声，跪在马玄化面前，碰头说道：“师傅，莫要见怪，弟子实该万死。”马、郑等都俛首惊视。谁知不是外人，乃是他得意高贵弟子邹雷。马玄化一见是他，便喜出望外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咱们有话再慢些儿谈吧！”方要给他引见郑虬，又见郑虬指那不相识者向马玄化笑道：“你可认识他吗？”马玄化及邹雷、黄岫云等都觑定那人发愣，答说不出姓名。郑虬笑道：“他也是

咱们自家人，大家都应该相识的。”接着便代报姓名道：“他就是江湖争称的红孩儿，本名叫做董玉宝。他本是穆珍的弟子，可算得是咱们的仇敌了。自受黄泰的一场教训，顿时良心发现。他私心极端尊崇玄门师友，一时虽未明说推崇黄泰为师，但是他那方寸之中，却早怀此意了。只是他又觉年岁甚小，并且是仇敌的堂徒，复怕黄泰不愿赐教。于是与黄泰分别之后，拿定主意，必先创出几桩轰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再与黄泰说话。”马玄化师弟及黄岫云等，合听他有这一番经过情形，各自都肃然起敬，喜他少年老成。接着马玄化又略问邹雷、黄岫云以及董玉宝等都从何处赶来，最近未见的期间之中，各自所做何事？邹雷等便约略说明。

原来邹雷自在邓家店献艺之后，因与邓元姑婚姻问题，不辞而别。虽若似浪迹天涯，不知所往，实则仍在赤茅山左右，暗助黄泰、顾鹏等，对付左飞龙等，一切破坏之事。他如董玉宝也是这样行为，与邹雷二人已同走到一条道儿上了。如赤茅山援救邓元姑，由那夹道中脱险，乃是董玉宝所为。那密室之中，姚光教夜祭灵幡十二支，后由二郎神显圣，将姚的灵幡盗去，此时姚尚不知那二郎神者，就是邹雷。盗左飞龙两柄双勾又是董玉宝。当左飞龙等途经紫石桥，强占小财宝之时，忽一素装少年由左飞龙住室经过，那就是邹雷。那四海居旅店报书是邹雷；宋宅暗杀野鸳鸯又是董玉宝；又在左等背后留字警告，乃是董玉宝；碧云庵他俩同向老侠尼密报敌情。左、姚等密探碧云庵，姚被拦路女子留耳纪念，就是黄岫云；马玄化、郑虬等密探罗茂兴布店，初见的黑影，及飞丸击王金标、杨四保二人，乃是董玉宝；后罗蓉芳姑嫂见一怪人，杀王金标、杨四保等首级，并携而去的，乃是邹雷；黄岫云却也混迹其中，时隐时现，只是不轻易出手

罢了。

马、郑二人听说，各都惊喜后生可畏。日后玄门之中，就不怕后继无人啦。彼此谈话之际，那日色已近中午，眼见智斌等，都溜窜得没个影儿。剩下两个斋公，也不知去向。马玄化便向董玉宝等笑说道：“你等现往何处啊，可能与咱们同行吗？”董玉宝等都思忖了许久，尚未及回答，郑虬忽向黄岫云询问道：“岫云姑娘，可知你那祖太爷现在往何处去啦？”马玄化急点头接说道：“是呀，他可是在武昌府，曾与智斌和尚遇见一次，现往北京去了？”复又将智斌、智武二僧所报告的时事，略问了几句。黄岫云笑了两声应道：

“大师傅，你真太老实了，祖父他虽年迈龙钟，似这等紧要之事，他决不会轻易说出来的。俺也曾听说，北京里的时事，很不安宁。康熙爷确实有些疾病，这等话，俺是从别处得来的。祖父自碧云庵北行，他是先往山东登莱青各处，寻访朋友，并非专往北京。倘他得着这消息，先行进京，也说不定，但是决未与那两个秃驴见面。俺可以判定的，现俺也很记惦祖父，正想北上去一趟儿。”董玉宝接说道：“俺也很想给他老人家请安去呢。”黄岫云听说，便大喜道：“你可是就向北去，咱俩同行好吗？”马玄化听着，很觉黄岫云鲁莽。转向董玉宝暗瞧了两眼，只见董玉宝皱了几皱眉头，方慢声说道：“大姐，还是先走一步罢，俺还想到别处耽搁几天。”马玄化便点头称赞道：“分路而行，这却是很好的办法。老夫今往武昌去走一趟，或者北上，也说不定。”复向黄岫云道：“姑娘，老夫看来，你还是先行一步，咱们北京再见吧。”

郑虬又向邹雷道：“你想必别无定踪，可与老师傅同行。”邹雷听说，他不禁的眼泪如串珠直流下来。马玄化已

揣知他的心事，急拦问道：“你至今尚不曾访得确实下落吗？”邹雷长叹道：“弟子若能寻得父母兄嫂的踪迹，还能飘流到此地吗？今弟子的素志未偿，自己行动尚不敢决定，此时却不能侍从师傅了。”说时，已呜咽着险些出声。马玄化急忙劝慰道：“你既有这番孝思，上天自有善报。你的年岁很轻，不难出头露角。你可安心着做去，不必难心。咱们日后还有侍赖你的时候呢。”郑虬又接着安慰了一番。遂决定各行其道。此时，就在大觉寺草草地用了一餐午饭。黄岫云便告向北行。马、郑二人，仍向武昌府走去。董玉宝与邹雷二人，待送马、郑去后，他俩才分道而行。

再说邹雷他离开马、郑等众，便出了大觉寺，顺着大道走去。独自思忖，他腹中的心事。暗想他父亲邹茂祥因受童朝柱大权挟制，破家倾产而后，复遭那白之冤，草草定了罪名，收禁在南京监狱里面，生死存亡，始终不曾得个确实消息。他长兄邹德昌纷传说在苏州城里，摆着一个小布摊子，靠此糊口。又说他在舅父方大瑞家中，混着度日。后与邹瑛、邹珏、方农等见面，都是模糊影响的，不敢正当答复。邹雷因未寻得确实的踪迹，故仍旧是漂泊四方，私心放心不下。此时他暗自揣度，便将旧事重提默忖道：“俺何必这般东奔西走，四方去扑空呢。不如直行追到苏州，先寻着舅父方大瑞的所在，自然可就得上父母兄嫂的踪迹了。真若不能如愿，俺就奔往天柱山，或回到凤阳县，寻得童朝柱及他的全家眷属，杀他个鸡犬不留，也可以小泄心头之恨。横竖此生一日不死，总须寻着他父母兄嫂确实下落的。”他的主意打定，仍旧追蹶他师傅之后，直向武昌府进行。他也想着赶到武昌之后，就顺着扬子江流域，一帆飞下，奔往南京。然后再往苏州转去，那就很易前进了。

这日，他因上路很迟，只赶走了五十余里的路程。那日光已如箭般西下，恰巧赶到独虎庄，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那旱路上的驴马，往来如线，河面上的桅杆，高下如林。未进街市，远听着一片喧嚷之声，纷闹不已。

邹雷走进街市，行不多远，就是一家客店。那店名叫做“吉顺栈”。邹雷此时已很觉困倦。他也不管什么吉呀顺呀的，埋头就向那客店走去了。见一店伙计笑迎上前，蓦地见邹雷，乃是光棍，肩上只背着一个包裹，约算方正尺余大小，粗布衣服，好象是个劳力的工人。店伙计又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会儿，便冷声冷气地说道：“此地向不打发的，你另赶一家吧。”邹雷听说，便老大的不耐烦，连声说道：“俺是来宿店的，给俺寻一间上等客房。”店伙计愣了一会儿，复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客房哪有什么上等下等，此地只有官房一间，房金五两银子，酒饭茶水，还要另行计算呢。”邹雷冷笑了两声道：“便宜得很，这算得什么？”他说时，便随手从腰里掏出个红布包裹，形如掌大，那分量好象很沉重似的，拿在手里颠了几颠道：“尽管放心吧，总不想欠你半文帐的。”店伙计两眼只注视那个红布包儿，顿时满脸堆笑道：

“您老莫要多心见怪，此地各家都是这等规矩，房伙定价，必须预先禀告客人，免得结帐时多说闲话。谁敢小看了您老人家呢？”他说话之时，连连地陪着笑脸儿，急转身忙引着邹雷奔往后堂寻找官房。并边走边问邹雷姓名，更问邹雷现在那处衙门里，当什么差事。邹雷便假称姓郑名霆。现在北京九门提督衙门里充当军政司差官，此次是因要紧公务南下，至迟三个月，就得回北京的。店伙听说是北京城里的人员，早将他看得比水牯牛还大，遂放出十二分本领，给邹雷寻找得一间极宽大官房，献茶献水地忙得如流星般滚来滚去。邹